

● 国外城市规划与设计理论译丛

CITY PLANNING & DESIGN THEORY

JILL GRANT

良好社区规划

——新城市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Planning the Good Community

New Urban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加] 吉尔·格兰特 著

叶齐茂 倪晓晖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国外城市规划与设计理论译丛

良好社区规划

——新城市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Planning the Good Community

New Urban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加] 吉尔·格兰特 著

叶齐茂 倪晓晖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7-339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良好社区规划——新城市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加) 格兰特著; 叶齐茂, 倪晓晖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国外城市规划与设计理论译丛)

ISBN 978-7-112-11530-3

I. 良… II. ①格…②叶…③倪… III. 社区-城市规划-研究 IV. TU98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96115 号

Planning the Good Community: New Urban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 Jill Grant
ISBN 0415700752

Copyright © 2006 Jill Grant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s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is authorized to publish and distribute exclusively th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language edition.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throughout China.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英国 Taylor & Francis Group 出版公司授权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独家出版并在中国销售。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本书贴有 Taylor & Francis Group 出版公司的防伪标签, 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责任编辑: 董苏华 姚丹宁

责任设计: 郑秋菊

责任校对: 陈波 关健

国外城市规划与设计理论译丛

良好社区规划

——新城市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加] 吉尔·格兰特 著

叶齐茂 倪晓晖 译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6½ 字数: 412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一版 2010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52.00 元

ISBN 978-7-112-11530-3

(18763)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寄 语

献给我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学生们，
他们从许多方面给我以挑战，
也给我以启迪。

图片一览

- 图 1.1 优美的公共空间
- 图 2.1 约减的田园城市
- 图 3.1 诺丹斯的传统街道
- 图 3.2 欧洲的城市广场
- 图 3.3 公交车站成为社区的枢纽
- 图 3.4 千年村
- 图 3.5 断面/同心分区理论
- 图 4.1 海边的场地布局
- 图 4.2 “肯特兰德斯”的主街
- 图 4.3 肯特兰德斯的住宅
- 图 4.4 国王农场的往返公共汽车
- 图 4.5 国王农场的商店
- 图 4.6 弗斯格拉夫“村庄中心”购物区
- 图 4.7 “奥兰科车站”的住宅
- 图 4.8 “桑塔纳闹市”：重建的老商业区
- 图 5.1 作为优秀社区的中世纪城市
- 图 5.2 阿普通村场地规划
- 图 5.3 雷克路：新传统
- 图 5.4 “卡罗诺德”：现代的新城市主义
- 图 5.5 庞德伯里：古典市场
- 图 5.6 格林尼治千年村：勒古兰德公寓
- 图 6.1 没有谁“盯住街道”
- 图 6.2 曲折的胡同通向家门
- 图 6.3 东京折中的混合风格
- 图 6.4 白镇场地规划图
- 图 6.5 白镇街道：西方感觉
- 图 6.6 彦根：新传统城市
- 图 7.1 唐米尔斯：田园城市的加拿大风格
- 图 7.2 圣劳伦斯的混合使用
- 图 7.3 麦肯兹镇场地规划
- 图 7.4 麦肯兹镇的眺望塔
- 图 7.5 科内尔：高档社区
- 图 7.6 科内尔的城镇中心
- 图 7.7 加里森伍兹：城市更新
- 图 7.8 小住宅：丑陋的一个借口？
- 图 8.1 新的城市复归
- 图 8.2 谁的历史？北方的村舍
- 图 8.3 梦幻村庄
- 图 9.1 雷克兰德街
- 图 9.2 麦肯兹镇的商业街

表格一览

- 表 1.1 不同规划思潮的关键规划价值
- 表 1.2 远景宣言样本
- 表 2.1 好社区形式的模式
- 表 3.1 新城市主义方式的原则比较
- 表 5.1 欧洲推行传统城市和新城市主义方式的组织
- 表 7.1 “麦肯兹镇”和“麦肯兹湖”统计比较
- 表 9.1 出售社区

框图一览

框图 3.1 真正的传统街区：挪威西南部港口城市卑尔根的诺丹斯

框图 4.1 肯特兰德斯：美国人的梦想和现实

框图 4.2 “桑塔纳闹市”：商业街变成了一个村庄

框图 5.1 “卡罗诺德”（Karow Nord）：重建德国村庄

框图 5.2 庞德伯里：并非十分现实

框图 6.1 白镇：美国风格的郊区

框图 6.2 彦根重新发现它的历史

框图 7.1 麦肯兹镇：草原城市

框图 7.2 科内尔：郊区的新镇

图片使用授权者

S·比兹利 4.8

M·韦莱 5.5

M·里德 2.1；3.5；4.1；5.2；6.4；7.3；8.3

T·桑德斯 3.1

T·西尔斯 5.4

资料提供者

这些年来，许多学生和研究助理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帮助，启发我询问和回答了挑战性的问题。我从他们中间邀请了几位，请他们提供最近这些年来对那些他们研究和工作的社区的一些思考。我把他们的这些思考载入若干章的方框中。我感谢他们参与这个讨论。

S·比兹利 (Sue Beazley) 曾经在卡尔顿的新斯科舍艺术与设计学院学习。现在是伯克利设计、社区和环境项目规划师。她的工作主要是按照《加利福尼亚环境质量法》对环境做评估，有规律地为旧金山海湾地区的若干市政当局编制总体规划。可以通过网络与她联系：sue@decplanning.com

J·格兰特 (Jill Grant) 是加拿大哈利法克斯的达尔豪西大学规划教授。她是《民主的戏剧：社区规划的争论和争议》（多伦多大学出版社）的作者，也是《走向可持续的城市：东亚、欧洲和北美有关控制城市变化的看法》（阿西盖特出版社）。可以通过网络与她联系：jill.grant@dal.ca

K·伊托 (Kaori Itoh) 毕业于日本名古屋大学国家发展研究生院，现在正在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她的学位论文涉及美和村妇女经济发展活动。她正在为日本岐阜县政府工作。可以通过网络与她联系：kao@va.unetsurf.jp

P·莫昂 (Patrick Moan) 获得了达尔豪西大学规划硕士学位。他曾经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县帮助建立了一个设计专业会议，为衰落的近郊区制定再开发政策。现在，他在华盛顿特区的一家系统工程公司工作，改善美国的空中管制系统。可以通过网络与他联系：pcmoan@earthlink.net

M·韦莱 (Marc Ouellet) 曾经在蒙克顿大学、康科迪亚大学和达尔豪西大学学习。他的硕士论文考察了美国和欧洲新城市主义主要设计师之间的联系。现在，他在新不伦瑞克 (New Brunswick) 比阿巴斯规划委员会工作。可以通过网络与他联系：marc@beaubassin.nb.ca

M·里德 (Matt Reid) 2005年毕业于达尔豪西大学，获得社区设计的学士学位。他的设计作品和说明在达尔豪西大学展览。他计划在开始深造之前，先到日本教授英文。可以通过网络与他联系：mrreid@dal.ca

T·桑德斯 (Todd Saunders) 获得了环境规划 (NSCAD) 和建筑 (McGill) 学位。他是挪威卑尔根桑德斯建筑事务所的主任，一部分时间在卑尔根建筑学院教书。他获得过多项挪威艺术协会和国家政府的奖项。他的作品在2004年挪威建筑协会的展览上展示。可以通过网络与他联系：post@saunders.no

T·西尔斯 (Trevor Sears) 获得了圭尔夫大学的景观建筑的硕士学位, 新斯科舍艺术与设计学院的环境规划学士学位。他的老家是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自1996年以来, 他在柏林和阿姆斯特丹的景观建筑办公室工作。现在, 他住在柏林。可以通过网络与他联系: trevor.sears@freenet.de

前言

人们或者喜欢新城市主义，或者讨厌它。有些人看到了紧凑型的新街区，采用褐色石头做外装饰，19世纪风格的住宅或者乡村农舍，令人陶醉：那里既可以享受城市的乐趣，又充满可持续到未来的希望。有些人则不然，他们认为这些地方不过是升级了的郊区，追随另一个时代和另一个地点的审美观：令人生厌的复古怀旧，时代错位。我们能够站在这两种看法之间，考察两种立场所隐含的价值观念吗？我希望尝试这样做。

当我第一次思考什么是这本书的目的时，我想写一本有关世界范围新城市主义和新城市方式的综述。可是，当我深入下去时，我认识到原先定下的目标太野心勃勃了。最近这些年来，新城市的实践正在迅速扩展，以致我难以概全。这本书不是一本关于新城市项目的手册。我讨论一些特殊项目，而对规划师熟悉的其他项目只是提出评论意见。当然，我不在这里做详细的案例分析。如果寻找新城市项目的案例研究，可以去阅读大量有关新城市的著作和刊物，它们提供了深刻的见解：我把这个任务留给了其他人。这样，我沿着一些人的思路，对新城市主义的实践如何从实际项目发展成为新城市理论做一个总体评论。

我在这本书中采取了一个特殊的理论和实践角度。我并不期望这本书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具有综合性。规划理论文献如此浩繁与沉重，我不能设想通过任何一种方式去囊括它。我的愿望是，推动实践者去思考他们实践的理论意义，敦促理论家们理解新城市观念的实际表征。我希望在一个比其他作者通常涉及范围更广阔的空间里，通过探索新城市主义和相关思潮，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做一次对话。

我认识到和承认，我所能够提供的东西是有局限性的。在25年的时间里，新城市主义思潮已经产出了大量的文献，堪称日新月异。尽管兴致盎然地紧随这个思潮大约有10年了，可是，我还是感到只涉猎了它的皮毛。十几个国家成百的企业和无数的规划师采用了新城市方式，大量的实践和经验记录在案。我不可能在这里一一枚举。当然，我对自己能够提出关键问题、找出主要论点和对某些有代表性的案例做些特写式的描述，还是满意的。

作为一个规划教育者，我既不是一个理论家，也不是一个践行者。我不过是那些试图理解和说明理论和实践之间关系的学者之一。当然，受到来自两个阵营的批判是自然的事。我承认我只能接触皮毛，提出问题和指出联系，这没有什么不公正的。毕竟需要有人做这类事情，所以，我乐于面对挑战。

我花费了大约20多年的时间研究人居环境和社区规划的背景。人们选择生活

的地方和规划师用来管理这些人居环境的观念令我着迷。这可能与我的从平凡中寻找不平凡的人类学背景分不开。

当我从人类学转入规划时，我接受了政策规划师的专门训练。这些年来，我发现我自己逐渐卷入了设计问题和实践问题的研究。我承认新城市主义的形体美即刻吸引了我。当“海边”开始受到关注时，我十分欣赏这种把规划原则与价值观念和歷史相联系的方式。我特别关注价值观念和歷史。许多冠以新城市的地方的确显现出风雅和魅力。我把新传统城镇规划视作解决一些当代城市问题的一种有希望的方法。从结束蔓延、人有其居和创造优美的公共场所这类新城市方案中，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这些的确是宏图大志。

即便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开始注意到新城市主义者信徒般的热情和围绕新城市主义代表人物而形成的名人圈。我发现了令人生厌的尖酸话语和夸夸其谈。有些新城市主义者特别倾向于使用人身攻击式的论题，这样反倒诋毁了他们自己的贡献。现在，新城市主义与巨大的投资和回报相联系。新城市主义概念被简化了，它的最初承诺已经在转化和积聚中消失了。

我还怀疑普遍真理、“人性”和“公共利益”这些提法。随着新城市主义者声称社区存在一种内在的共性，减少差异的概念使我难以理解这个世界所固有的真正多样性。新城市主义者跟随一些有势力的思想家条分缕析这些普遍特征，但是，我不能接受这种逻辑。我的人类学背景使我坚信人类和文化的巨大差异。我在多年教授和研究城市史的过程中发现，理解人们所面对的选择，理解他们所做出的选择，背景是重要的。如果一个人真的找到了普遍原因，那么它就会推动整个人文科学：我不相信任何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事实上，我担心普遍性的声称会从某些方式装扮行政当局执行它们的权力：作为专家的设计师把他的或她的远景渲染上普遍适用的色彩。当这些幻想成为新城市方式语言表达中比较重要的部分时，我发现自己开始怀疑新城市主义的范式了。

我教授未来的规划师，与规划实际工作者一道工作和研究，所以，我的确不敢苟同那些因为城市问题而谴责规划师的观念，因为这种观念没有考虑规划发生的宽泛的背景。当然，我不会因此而声称规划师是“这个制度”的受害者，他们毕竟是这场大游戏中相对弱小的游戏者，他们控制了为数不多的几条规则。规划实践内在于依靠城市增长的政治经济之中。作为政府所提供的一种服务，规划提供了管理和执行增长的一种文化机制，同时相伴着追求着其他的文化价值。

我承认自己还有一种怀疑，新城市主义代表了一种寻求替代规划的建筑思潮。在城市设计领域，规划师与建筑师有竞争，也有合作。新城市方式使用照片替代语言，使用规划图替代目标，进而把政策置于不相干的位置上。通过使用邀请式的专业设计会议，或者编制私人的房地产规范作为公共规则和分区规划规则，新城市主义者可以把规划过程私有化。我承认自己相信规划，我也承认我们能够编制出好的规划政策，我主张公共规划过程高于私人的解决办法。

在我看来,规划必须处理公正、权力和环境可持续这类问题。新城市主义规划能够把它的承诺置于这些领域吗?我发现新城市主义深陷泥潭,当美国还有如此众多的无家可归者时,新城市主义者可以提供正当理由来减少公共住宅。新城市主义者认为,只要形式正确,增长就是好的。我拒绝这个命题,因为这个命题忽略了日益增加的消费过程所带来的环境后果,忽略了扩大经济阶层差距的社会后果。我十分沮丧新城市主义者竟然提出,经济住宅只是一种愿望,而他们坚持认为,高档住宅才是最基本的。出于若干原因,我发现自己开始怀疑那些富足的新城市主义领军人物和那些到了中年给自己加上外国中间名的新城市设计师。我不能忽视这个思潮的阶级取向。我猜想,我的工人阶级根使自己具有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识。

尽管我个人对新城市主义持有保留态度,但是,我还是尊重这些观念的传播。如同在此之前的田园城市观念一样,新城市主义原则已经广泛地传播开来了。在一些不可能的地方,新城市项目也做了尝试。例如,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墨尔罗斯门就是一个高端城市村庄。它已经被证明在投资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正如兰德曼(Landman, 2003)提出的那样,使一个种族隔离的城市紧凑起来十分不易:它的种族隔离极易反弹。在这样的背景下执行城市村庄的原则可能只能采用负面的形式,如圈起来大院那样。即使没有南非那种极端痛苦历史的那些社会,对安全问题的关切同样可能歪曲恢复富有活力城市的初衷。我们可以把规划观念传播到全世界,但是,我们不能控制世界其他地方人们使用这些观念的方式。

研究规划理论和实践使我得出这样的命题,我们使用规划来帮助处理深藏在我们社会中的那些问题。我们希望好的规划政策和优秀的城市设计可能构造好社区。有时,我们没有认识到自己身居其中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权力体制。我们把规划想象得太有权力了,以致超出了它在当代文化中所能具有的地位。我们希望规划和设计能够让城市文明起来,但是,我们低估了影响行为适当观念的文化氛围。如果电视雇用一个对儿童而言“行为不佳”的演员叫卖新学期返校商品供应,如果电视节目使用污秽的语言和暴力画面,其实我们天天都可以看到这类电视节目,那么,我们怎么可以相信建设有吸引力的地方就可以产生好社区呢?好的设计不能医治病患的社会。许多西方国家的大众文化正在鼓动坏行为,而我们是在这种大众文化之中做规划设计。在这个背景下,我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新城市主义并没有真正批判我们的社区或生活方式,而是通过建设优美的建筑环境来粉饰当代城市社会的太平。

虽然一本有关新城市主义的书不是提出有关当代规划理论问题的地方,但是,我应当表达自己对许多问题的保留态度。我相信对规划理论关注交流和合作是重要的,但是,我担心这类理论关注点未必能够帮助实践者决定建设什么类型的场所。最近这些年来,规划理论家所研究的问题几乎不会直接产生结果或直接与规划师的工作相关。规划实践者真诚地理解需要理论(他们相信他们是开放

的),他们怎样知道在规划政策上应当对新发展做出何种规定呢,或者他们如何知道一个特殊项目对城市的长期未来究竟是好是坏?有用的理论必须对实践者的日常工作有所指导。

我们需要找到各种方式把理论和实践沟通起来,鼓励深入学习。我们必须发展对实践者具有意义的理论,我们必须发展推进实践的理论,而实践又为理论提供新的问题。我希望这本书对理论与实践的争论有所裨益。

本书的结构

我在本书中安排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探寻新城市产生的历史和理论背景,考察新城市方式的兴起。第二部分通过挖掘若干个国家使用新城市方式的经验,分析实践中的新城市。第三部分思考新城市主义的前景和新城市方式的未来。

第一章引入新城市主义的概念,试图解释新城市主义兴起的规划特征。我在那里考虑了新城市主义怎样引导、反映或吸收规划理论。人们常常责备新城市主义是反理论的,但是,我们看到,新城市方式使用理论,当然十分具有很强的选择性。我认为新城市主义在有效引导大众讨论怎样规划好社区方面是成功的。在这个过程中,它约束了争论的范围,限制了对社会公正问题的考虑。

第二章从探索规划理论一贯如何谈论城市形式和社区特征开始。20世纪初,田园城市成为规划中有关城市形式的主导理论。贯穿整个战后时期,田园城市理论影响了几乎每一块大陆的规划实践。当然,在最好的情况下,规划和开发实践把田园城市的范式减至为“田园郊区”,而在最坏的情况下,规划和开发实践把田园城市的范式减至为无形式可言的蔓延式开发,这样,规划和开发实践实际上违背了正宗田园城市模式的理论承诺。我考虑田园城市范式的贡献在于了解它的跨文化表现和应用。直到20世纪末,虽然规划实践日益偏离田园城市的理想,但是田园城市的观念还是有力地影响了形体规划理论。规划的主导理论反映了它们试图影响的那个社会的政治和社会背景,而实践则通常关注地方传统和解决地方问题。当理论涉及地方问题和全球关心的问题时,它们就能影响实践。

第三章介绍了新城市主义的理论和它的相关宣言。虽然新城市主义思潮的主要人物不看重理论的重要性,但是,按照有关干预可能产生结果的逻辑,新城市主义还是具有明确的前提、假定和预测。这个思潮仍在形成中,所以,新城市主义的理论表现为多样的、不成熟的,有时还存在内在矛盾。新城市方式常常从过去的城市组织和建筑模式中寻找启迪。当新城市主义的历史主义和空间决定论受到攻击时,新城市主义的代表人物日益转向生态理论以寻找精神源泉。新城市主义者通过为好的社会行为和联系建立空间条件,试图为好社区构造理论和实践。

本书的第二部分对世界若干个地区的新城市方式做了分析。跨文化的比较使

我们可以较好地理解影响最大和得到传播的理论和实践元素。第四章讨论新城市主义在美国的影响。它从社会和职业背景上考察这个思潮，以解释新城市主义如何在理论上，常常是在实践中，替代了田园城市的范式。新城市主义与美国经济保守主义时期的关键文化价值如出一辙。当美国城市正在遭受衰退和绝望时，新城市主义找出了一个比较安全和比较简单时代的社区作为新城市主义好社区的模式。

第五章考察了新城市主义和新城市方式如何被欧洲接受。伴随着优秀城市、紧凑开发和混合使用的长期历史，欧洲常常成为新城市方式寻求推行其规划原则的样板。当然，在最近这些年里，新城市的元素也启迪了英国和欧洲规划理论和实践。欧洲紧凑型城市模式和“城市村庄”概念如何被吸收到、相关于、扩张和挑战了新城市主义的原则呢？

东亚城市已经反映出许多与新城市主义相关的设计原则。开发是紧凑的、混合的和公交导向的。这是否意味着新城市主义控制了亚洲或亚洲战略更具可持续性？第六章考察了东亚地区的新城市方式，特别是对日本的集中考察，研究新城市主义与日本的经验是否遥相呼应。我们发现日本人在文化上借鉴了一些西方观念，如规划的美国式城镇和现代风格的商业街，当然，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日本城市基本上还是维持在现代派思潮的支配下。

加拿大与美国在文化和经济上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所以，加拿大通常跟随美国的倾向走。第七章解释了新城市思潮的领导者在加拿大找到了知音。甚至还在1980年代以前，与以后新城市主义相关的一些原则已经推动了加拿大几个城市的填充式开发。1990年代，在新城市思潮中，加拿大的若干大型项目被用来作为宣传推广的样板工程，但是，有些项目在市场上遇到了经济困难。我探索了为什么加拿大规划师把新城市主义看作是一个可信的范式，解释了在实践中执行这些原则的一些挑战。

第三部分考虑了新城市主义理论的实践意义。第八章试图探索新城市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当许多实践者不相信通过好的设计就可以影响社会行为时，新城市主义思潮的理论家们拒绝环境决定论是新城市主义的主要假定。我探讨了新城市主义的实践如何暴露了新城市主义理论的局限性？新城市主义的实践正在创造可以承受的、公正的、民主的、多样的和可以持续的地方吗？

第九章讨论了新城市主义的命运。这些年来，新城市主义已经对城市开发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我预计新城市主义的长期效果可能是有限的。在实践中，新城市主义已经被削足适履了。类似前廊这类建筑特征已经被开发商看作是市场上的卖点。让人们忍痛割舍他们的私家车和大型宅基地正在证明是具有挑战性的。实践还暴露了作为一种理论方式的新城市主义存在一些内在的矛盾。

当规划理论家继续致力于发展好城市形式的理论时，有些新城市观念可能会有些影响，而另外一些会变成历史的遗产。新城市主义思潮之所以还会存在一段

时间，基本上是因为它为那些竞争出售住宅的开发商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市场卖点。历史最终可能会揭示出新城市方式的弱点：即新城市主义思潮只是承诺了建设优美的城市形式，而没有承诺以社会或政治改革来创造好社区。

跨文化的考察表明，新城市主义关于城市性质的假定反映了特定时期和空间地域的政治，可能不能用于北美之外的地区。新城市主义提供了具有特殊标准方式的设计方案，而田园城市范式并没有提供过这样广泛分享的标准，新城市主义没有提及权力和参与这类问题。这样，新城市主义对规划理论的论战贡献不大。宣称已经发现了好社区公式的新城市主义者可能会受到那些相信好社区远远超出环境优美的人的挑战。

由于当代主流规划理论集中关注权力和交流这类问题，新城市主义没有像它的倡导者所希望的那样已经提供了有力的理论范式。同时，当新城市主义与那些希望返回城市价值的人弹冠相庆时，其他一些主要郊区开发形式并没有任何改变的倾向。例如，美国新开发的绝大部分项目都有社区的大院墙和社区的大门，而采用新城市主义原则的项目只占有相当小的比例。除开预示传统景观的复归，新城市主义可能还代表了一种减少城市分割的倾向，这种分割的确威胁了21世纪早期的当代城市。

致 谢

这本书中的观念多年来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人都对我的思考和行动有所帮助。谢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

我要感谢我的研究助手们。他们在本书十来年的写作过程中，帮助收集资料 and 有关这些问题的思考。我特别要感谢 J·德里斯科尔，D·茹德雷，J·莫伊雷尔，J·O·施密斯和 M·特卡普。

有三个政府代理机构和我所在的大学资助了这项研究。“加拿大贷款和住宅总公司”资助了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会”资助了对新城市主义（和最近的大院式社区）的研究。“日本基金”资助我到日本现场调研。达尔豪西大学提供了到欧洲做调研的费用。尽管这些组织对本书中的观点不负责任，但是，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不会有多少证据来支持我的论点。我感谢他们对规划研究的慷慨贡献。

S·比兹利、P·莫昂、M·韦莱、T·桑德斯和 T·西尔斯都同意，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他们所研究或考察过的城市项目。我感谢他们真诚地帮助他们原先的教授，成为这本书的合作者。在日本期间，K·伊托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帮助，一起写作了这段有关“白镇”的插页。我还要感谢她的教授，日本中京大学（Chukyo University）的斋藤久文（Hisafumi）、斋藤真知子（Machiko Saito）和其他的工作人员对我的日本社区设计研究的帮助。

许多规划师和社区居民在提供信息、接受访谈、对本书中所涉及的一些现场的导游方面，都给予了极端有效的帮助。这些人深切地关心着他们的社区，全心全意地希望创造好社区。我感谢他们所做的工作，感谢他们多种善意的帮助。

M·里德为本书手绘了漂亮的插图。他最近从我们的规划学院毕业。我感谢他使我的概念栩栩如生。

朋友和家人对这个项目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A·格兰特、J·麦卡洛克和 W·谢里为我在英国的旅行提供了交通支持。S·泽兰兹帮助我组织了参考文献。C·巴和 H·理查德森帮助我到达了肯特兰德，P·尼欧陪我们在肯特兰德和雷克兰德在现场调研。我还要感谢 D·戈登告诉我 RIPI 对新城市主义类书籍的兴趣，建议出版社我是这个论题的一个人物。

感谢 RIPI 的 R·厄普顿和 C·黑格，出版社的 H·伊博森，如此鼓励我，以致这本书得以完成。我发现 C·黑格对手稿所做的反馈对我极其有帮助。

最后，我还必须说，我欠我的家庭太多了，马蒂、萨里和卡莱布，容忍了我对此书的走火入魔，原谅了我出差在外，当我需要计算机时，让我先用。他们应当因为他们的忍让、爱和理解得到奖牌。我还要感谢马蒂在编辑上的建议。

本书中的任何错误、遗漏和不正确的解释都由我个人负责。